

自學輔導廣播講座

語文講義

高小畢業生甲班



新 知 識 出 版 社

目 錄

課文部分	1
一 毛澤东同志的故居	1
二 四个小鼓手	6
三 老實話	14
四 化学的評分是“很好”	20
五 煤的对話	25
六 米丘林怎样創造梨蘋果	29
七 小保管員	32
八 志願	41
九 玉門速寫	43
閱讀部分	47
一 米嘉的五分	47
二 馬特洛索夫是怎样學習的	51
三 一个赶在時間前面的人	55
四 進勞動大学	58
五 办好“小銀行”	61
六 星火集体農莊的一天	64
七 沙漠里的奇怪事情	69

課 文 部 分

一 毛澤东同志的故居

周 立 波

渡过湘江，横越湘潭市，汽車在一条弯弯曲曲的公路上馳走。是十月末尾的一个落雨的清早。路边竹木的枝叶滴落着水珠。山坡上的茶子樹開了花了。干田里的蕎麥还没有成熟。農民們头戴斗笠，脚穿草鞋，推着独輪車，或是担着篾籬筐，在运送公粮。

汽車奔馳將近一百里，我們進了一个羣山环拱的村莊，这就是全國人民向往的韶山。

車子停在招待所的小樓跟前，我們下車跟接待的人握手，談話，隨即上樓歇了一陣气，就由招待所的負責人和韶山一位老同志毛乾吉陪着去瞻仰毛澤东同志的故居。

寬坦的泥路上有許多木屐的星星點點的痕印。路的兩边栽着兩行扁柏樹。左首有座藍漆欄杆桥，通向一所新瓦的紅磚青瓦的校舍，校門上横書“韶山学校”四个字，这是毛澤东同志的手筆。

路边小港的平如明鏡的水面，被雨點打出許多密集的、細小的圓點。我們冒雨走了半里路，往右拐弯，進了土地村。村口有一座舊屋，名叫南園，是毛澤东同志發蒙的私塾的故址。現在住着好几家農民，地坪里堆着稻草垛，搭着南瓜棚。再往村里走，我們看見了一口池塘。毛乾吉說：这是毛澤东同志少年

時節游水的地方。

跨过塘基，到了上屋場。這是一座靠山修建的典型的湖南農舍。正屋和右首的兩棟橫屋蓋的是青瓦，左首的一棟橫屋蓋的是稻草。后山里的松林和竹叢高出屋頂，顯出了一片青翠。周圍十分幽靜，只有山里鳥雀的啼叫，有時打破這沉寂。風把稻草的气息、泥土的气味、樹葉和茶子樹花的清香，一陣陣刮來。

這家朴素的農舍經歷了中國革命與戰爭年代里的巨大的風暴。一九二九年，它被國民黨反動派沒收，整得稀爛了。解放以後，人民政府把它收歸國有，略加修補。正屋和橫屋的土磚牆壁、青瓦屋頂和木欄杆窗戶，都是按照當年原貌修整的。

我們走進了堂屋。毛乾吉說明：這間屋子的左邊的一半是毛氏公產。他又說：神龕下邊的那張方桌和兩條高凳是毛澤東同志用過的家什。

堂屋的右首是灶門兼火爐屋。屋裏的一個碗櫥和后門階基上的一口小水缸都是當年的原物。鍋灶、地爐和地爐上的吊水壺用的昇降鉤，都是按照原樣仿造的。

灶門右首的正房是毛澤東同志的父母的臥室，右邊牆上掛着兩個大鏡框，里边嵌着兩位老人的放大的照片。他的父親順生老先生容貌清瘦，儀態嚴峻。他的母親文氏却是一位慈祥忠厚的老太太，毛澤東同志的面貌比較地像他母親。

房間正面，面向窗戶，擺着一張簡單的、舊式的木床，紅漆發黑了。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澤東同志誕生於這間沒有地板的房間的這張簡陋的床上。

穿过吃饭屋，我們走進了毛澤东同志的臥室兼書房，这里也沒有地板。傍着窗戶，擺着兩張方桌，这是毛澤东同志用过的書桌。書桌右边的角落放着一个玻璃書櫥子。毛乾吉說：这櫥子不是原來的家什，櫥子里的兩本算術教科書都是珍貴的紀念物。我們打開玻璃門，把書拿出來，看見兩本書都是“中等適用算術教科書”，兩個封面上用毛筆端正地寫着“澤东”二字。有一本的封面的上端还有这样的一行小字：“算法之道，惟以先乘除、后加減求之則先后不紊矣。”

我們翻開書來看，只見好多書頁的上下天地和字里行間，毛澤东同志用毛筆和藍墨水鋼筆寫了好多習題答案和公式。

毛澤东同志原有大批書籍，留在韶山一位同志的家里。一九二七年以后，白色恐怖一天比一天厲害，这位同志只得把書都燒了，僅僅偶然地保存了這兩本算術。但就是从這兩本書上，也可以看到毛澤东同志少年時代鑽研精神的一斑。

臥室的樓上也作过書齋。毛澤东同志住在家的日子，每天吃完早飯就上樓去看書，直到中午才下樓來。那時候，他常看的書是“三國”、“水滸”和“飲冰室文集”等等。

這間樓房还有一种紀念的意义。一九二四年，毛澤东同志回到故鄉，常常聚集一些農民在家談話。在閒談中，他了解和選擇了五位忠實可靠的農民，后來把他們召集到樓上，祕密地成立了韶山沖的“雪恥會”。一九二五年，他又親手建立了韶山的黨支部。这个支部堅韌地、靈活地進行了長期的地下活動，由於得到廣大羣眾的掩護，直到解放，它都沒有遭受过破坏。

接着，我們參觀了碓屋，这里有一架風車和三副石碓，兩

大一小，大的舂米，小的舂糠。毛澤东同志曾經用这風車車过谷，脚踏石碓舂过米。

我們轉到牛欄的跟前。这里的牆上掛着一把鉄打的牛籠子，毛澤东同志用它籠过牛。一九二七年以后，这把籠子深深埋沒在牛欄里的泥土里，解放后才見天日。它長了銹，但是籠齒和把手都还是完好無損。

我們从側門出去，走上晒谷坪，看見了土地村里的几坵小小的梯田。許多書面材料上寫着：毛澤东同志在这些田里参加过勞動，他用过牛，踩过草，也扮过禾。

我們从晒谷坪返回，从側門進屋，到了毛澤民同志的臥房。房里擺着一張舊木床。左边牆上掛着他的放大的照片。毛乾吉望着遺容回憶道：“一九二四年以前，他是家里的主要勞動力。他沒有讀过書，最会講話。我們一起作田的時候，都叫他做程咬金。”

一九二四年，毛澤民同志到外边参加革命去了。不久入了党，在中央苏區当过貿易部長。北上抗日後，他被派到苏联去學習。回國後，被派到新疆工作。在新疆慘遭盛世才的殺害。我們恭敬地凝望着烈士的遺像。他穿着西裝，照片顯然是在莫斯科拍的。

離開上屋場，我們去參觀韶山小学。進了校門，毛乾吉打開左首一間大房子，那里陳列着苏联和其他兄弟國家送給韶山学校的各式各样的禮品，壁上掛着許多到这里來參觀的中外人士的照片，其中有苏联作家吉洪諾夫和科熱夫尼可夫在毛澤东同志的故居跟前的留影。

在大房間隔壁的一間小房間里，我們看見了許多放大的珍貴的舊照片。有兩張是上屋場的全家福。在一張上面，我們看見了毛澤東同志的三弟——毛澤覃同志的遺容。他在一九三五年犧牲於中央蘇區。他的兒子毛楚雄，一九四五年在湖北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犧牲時只有十七歲。他也有一張遺照掛在這間屋子里。

我們在韶山住了一夜。到晚上，雨停了，小樓靜靜的。煤油燈下，我們談着韶山農民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和他們對祖國建設的關懷，談着毛澤東同志的革命家庭，也談論了現在的互助合作的情況和未來的电气化的情景。

第二天上午，我們離開了韶山。毛澤東同志的上屋場故居的朴素幽美的景象，給了我們難忘的印象，我在那里學習了很多東西。上屋場的后山里的那些竹子和松樹是很有意思的。它們的枝葉聯成了一片青蒼，給屋宇添加了鮮麗的色彩。它們生長在毛澤東同志的故居的后山是最恰當的了，因為它們有着中國人民喜愛的品性。

（选自“北京文藝”創刊号）

二 四个小鼓手

这是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期間發生在巴黎的事情。

凡尔赛軍隊發出的三顆砲彈，一个接着一个，在波尔特·馬立奧堡壘的上空爆炸了。

烟霧消散以后，公社社員們看見六个小孩，手拉着手，一边唱着革命的歌曲，一边舞蹈。

加沃叔叔嚷道：“小鬼們快走開！快躲到胸牆后面去！难道你們想要吃胡桃嗎？”

“哦，加沃叔叔，”小威克沙維爾回答說，“他們那鉛胡桃向來是給大人吃的。”

這時第四顆砲彈又爆炸了。

“担架……”有一个人喊。

四个孩子抬着担架奔到受伤人的跟前去。公社社員幫着孩子們把受伤的人放到担架上，孩子們把担架抬到裏面去了。

八歲的波力和日安把一頂血染污了的帽子和一支槍拿到一旁去。

砲彈越來越密，“担架！”这种焦急的喊声也越来越頻繁了。

“指揮官，他們准备進攻了。”

“是的，加沃先生，看样子是要進攻。我已經派畢諾到司令部去要求增援……瞧，那不是他？這里來，畢諾叔叔！司令官

怎么說的，答应增援嗎？”

“命令只有一个——抵抗。”

“但是我需要大砲。哪里有大砲呢？”

“大砲是沒有的，指揮官。大砲都送到別的地方去了。”

“你跟他們說過咱們这里只有一門大砲，砲彈也只有二十發嗎？”

“說過了，指揮官。可是那些砲彈，咱們的大砲都用不上。”

一个砲手走过來說，“仗会打得很激烈，咱們的大砲打不垮敌人的砲壘。”

指揮官站起來，从胸牆里往外看了一眼。

远远的田野上，凡尔賽軍隊正在整頓進攻的隊形。

“我們退到堡壘后面的小山上去吧。”指揮官說。

十五个人把一門大砲搬到新的陣地上去。小孩子們在搬砲彈。指揮官微笑地看了他們一眼說：“只要巴黎有这样的孩子，咱們还怕凡尔賽的軍隊嗎？”

架在新陣地上的大砲，稀疏地射擊着，掩護公社社員退却。社員們跑一陣，跪倒下來，射擊一陣，然后又朝着小山那边跑去。

加沃叔叔指着一堆粮食和滿滿一車武器說：“这些东西都要丟下啦，連彼加斯也丟在那里了。”

彼加斯——一匹軍馬——站在大車旁边，大砲一响它就發起抖來。

突然，在退却的社員的隊伍里走出一個小小的身影，手里拿着一枝跟他身材很不相称的槍，朝着已經放棄了的堡壘飛

快跑去。

“站住！……站住！……提約博，回來！……”

孩子沒有答話，拚命地跑。

“你幹什麼？……會把你打死的呀！”大家叫他。

提約博沒有听他們喊。他下了小山，向那車武器奔去。一眨眼工夫，馬已經套好。提約博跳上車。正在這個時候，胸牆里露出兩個凡爾賽軍人的腦袋來。提約博沒有瞄準就放了一槍，趕着馬往公社社員正在那里隱蔽的小山上去了。同志們都來迎接他。大家立刻把車子翻過來，武器轟隆隆一聲落到地上了，然後大家又把車子放平。四個孩子跳上車去，趕着馬又去拉剩下的物資去了。誰也攔不住孩子們。有一個公社社員拿起槍來瞄準。

“你幹什麼？”指揮官抓住他的袖子問。

“我把馬打死，他們就回來了。”

他瞄了幾秒鐘，後來把槍放下了：因為要想從後面打中車上的馬，又想不碰着車上站着的孩子，這是辦不到的。

這一次，孩子們的勇敢計劃沒能實現。凡爾賽的軍隊佔領了堡壘，把孩子們包圍起來。公社社員們看見了提約博怎樣抵抗，威克沙維爾怎樣用軍刀回擊，彼加斯怎樣被子彈打傷倒了下去，並且壓着了彼爾。

難道看見自己的小朋友被敵人抓去，還不去拯救嗎？要求反攻的叫聲傳來了。派來增援的一營人恰好趕到，叫聲變成了一連串的吶喊。公社社員用排山倒海的力量从小山上沖下來，把凡爾賽軍隊趕出了堡壘。敵人退却了，公社的四個小社員可

也被他們帶走了。

第二天孩子們被帶來審問。一個胖胖的將軍坐在桌子跟前，旁邊還有一個上尉，還有另外幾個人。

“被告，你叫什么名字？”

“提約博。”

“你几歲？”

“十四歲。”

“你們犯了罪，參加了公社的罪惡活動。這是確實的嗎？”

“啊！我們可把你們打个够瞧哇！”

“被告已經承認了自己的罪行。”

“帶第二個……”

“被告，你叫什么名字？”

“威克沙維爾，十三歲。”聲音聽起來有點顫抖。

“你為什麼要做‘公社的門徒’？”

“因為他們待我很好。我是孤兒。”

“你是在戰鬥里被抓住的嗎？”

“是……我們不會不戰而降的！”

“被告已經承認了他的罪行。”

“第三個……”

“名字？”

“淘氣包。”

“什麼？”

“淘氣包！”

將軍哈哈大笑，士兵們哈哈大笑，俘虜們也微笑了。

“你在堡壘里面做了些什麼？”

“狠狠地打了凡爾賽軍隊。”淘氣包對將軍眨了眨眼。

大家又笑起來。

將軍說：“很好，都很勇敢。上尉，我提議四個都槍斃。”

笑聲突然停止了，就是凡爾賽軍隊的士兵們也把眉頭皺起來，兩隻腳不停地動來動去。

“不。”上尉回答說，“我想這一次寬大一些。我提議好好揍他們一頓，然後把他們派到我那一團去當鼓手。我的魯依昨天被打死了。”

“好，如果你覺得他們合適，上尉，我當然也不反對。只是要好好揍他們一頓。”將軍決定了。

四個小俘虜的命運也就這樣決定了。

過了兩星期。孩子們坐在公園里的草地上。四個都穿着凡爾賽第十二常備軍團的制服。每一個人捆着一根寬皮帶，皮帶上有鉤，是用來掛鼓的，皮帶上還插着鼓鎗。

威克沙維爾小聲地說：“咱們的堡壘還在咱們手里呢。”

彼爾立刻問：“誰告訴你的？”

“昨天我聽見兩個將軍談話。有一個說：‘無論如何一定要拿下堡壘。’可是另外一個回答說：‘打了整整一個星期，一點結果也沒有。’”

提約博歎了一口氣說：“我們不該不聽指揮官和加沃叔叔的話。”

彼爾拉了一下提約博的袖子。小鼓手們都跳起來，站好立

正。上尉走過來坐在長凳子上。

“你們是我部下的嗎？”

“是。”四個孩子一齊回答。

上尉指着提約博說：“你，跑步，把軍官先生們請到這裡來！”

提約博敬了個禮就跑了。

上尉很快活，和孩子們閒談起來。

“你們都是什麼人哪？”

“打鼓的。”威克沙維爾小聲說。

“你們打什麼呀？”

“打鍋。”一刻也不能老實的淘氣包回答說。

上尉哈哈大笑。

軍官們都來了。

“先生們，”上尉說，“我接到了命令。要絕對保守祕密。今夜我們要進攻，必須出其不意地攻佔波爾特·馬立奧堡壘。全體士兵都要用布把武器和鞋包紮起來。不准吸煙，不准說話。我們要趁敵人睡夢的時候，像抓蒼蠅那樣把他們抓住。現在去玩玩吧。”

上尉和軍官都走了。

提約博問：“聽見了嗎？就是我們的堡壘，他們想把我們那一營人抓住。”

彼爾很愁悶地說：“要預先讓他們知道就好了。”

威克沙維爾輕聲說：“這不可能。”

“要帶着我們去進攻，當我們的面殺死我們的同志……”，

这种思想就像一把鉄鉗一样，鉗着孩子們幼小的心灵。

夜來了。被包圍的巴黎寂靜無聲。保衛者們都已經入睡。衛兵也支持不住，俯在槍桿上打盹。

就在这个时候敌人一步一步地靠近了，听不到士兵的靴子响，也沒有談話的声音。第十二軍团鴉雀無聲地向巴黎移動。四个小鼓手走在最前列。他們和敌人一道去進攻自己的人。

疲倦了的公社社員都沉睡过去了。

軍团的士兵靜悄悄地前進，已經靠近了……怎么办呢？突然……鼓响了，發出了“警報”。得拉一噠一噠！得拉一噠一噠！

進攻的隊伍慌乱了！是誰叫打鼓？这鼓声会把一切都断送了的呀！

但是鼓声越來越响……鼓手們高喊：“公社社員們！拿起武器！人民的兒子！拿起武器！”得拉一噠一噠，得拉拉拉噠——得拉一噠一噠，“敌人進攻了！敌人偷着進攻了！公社社員們，快拿起武器！”

上尉奔到鼓手面前，一槍就打倒了彼尔。威克沙維尔大声哭起來，越發用力打鼓。上尉揮起軍刀砍到他的头上，他倒下了。这时候提約博和淘气包拚命地打鼓。得拉赫一噠一噠——拉拉拉一噠嚇一噠！

淘气包大声嚷：“怎么样，你們佔領了嗎？你們的陰謀失敗了！公社万歲！”子彈打中了提約博和淘气包，他們也倒下了。

堡壘里的人都醒來了。砲兵開火了，步槍也開始射擊。凡尔賽的軍隊被打退了。

第二天早晨，公社社員收了四个小尸体，加沃叔叔放声大哭，他把他們的鼓鎗都收藏起來了。

几年前，有一次法國工人代表团到苏联。他們当中有一位高个兒的白髮老头。他从前是巴黎公社社員。他十五歲的時候，在巴黎街壘里打过巷战。他把一面完整無缺的巴黎公社的旗帜帶到了莫斯科。

那个年老的公社社員很喜欢少年先鋒隊隊員。翻譯的人把他領到克拉斯那亞·朴列斯尼亞的少年先鋒隊隊員那里去。这四个小鼓手的故事，就是他在那里講的。他从皮包里取出了鼓鎗，把它們贈送給輔導員。現在这些鼓鎗和旗帜都存放在莫斯科的博物館里。

(选自苏联“閱讀課本”第四册)

三 老 實 話

是一个夏天的日子，我坐在市立公園里看書。那本書真有趣，我看得着了迷，不覺已經到了傍晚。眼睛發花，實在看不見了，我这才合上書，站起來往外面走。

公園里已經空無一人。大街上閃耀着燈光。看門人不知道在樹后面的什么地方搖着鈴。

我怕公園關門，加緊脚步往前走。

突然間，聽見灌木叢后面有人在那兒哭，我站住了。

我拐到旁边的小路上去，黑暗中隱隱地看出那里有一所白色的小石房子，石房子的牆跟前，站着一個小孩，看起來七八歲的样子。他低着头，哭的声音很大，很可憐。

我走过去問他：“喂，你怎么啦，小朋友？”

他好像奉了命令似的立刻不哭了，抬起頭來，望了我一眼說：“沒有什麼。”

“怎麼沒有什麼呢？是誰欺負了你嗎？”

“沒有。”

“那你為什麼哭呢？”

他还止不住眼淚，還在嗚咽，鼻子抽動着，有點說不出話來。

我對他說：“我們走吧，你看，天已經晚了，公園要關門了。”

我想拉他的手。但是他急忙把手縮回去，說：“不行。”

“為什麼不行？”

“我不能走。”

“怎么？为什么？你有什么事嗎？”

“沒有什么事。”

“那你究竟怎么了？不舒服嗎？”

“不是。”他說，“我好好的。”

“那你为什么不能走呢？”

“我是站崗的。”

“站崗的？你站什么崗哪？”

“哎呀，你怎么不懂？我們玩呢。”

“你这是和誰玩哪？”

孩子不做声，歎了一口气，才說：“我不知道。”

當時我真以为这孩子有點毛病，神經大概不正常。我对他說：“喂，你說的什么話呀？哪兒有这种事？你玩，可是又不知道是跟誰玩？”

“是呀，我不知道。”孩子說，“我正坐在凳子上，走过來一羣大孩子。他們对我說：‘你願意打仗玩嗎？’我說：‘願意。’我們就開始玩了。他們告訴我：‘你是中士。’有一个大孩子——他是元帥……他把我帶到这里來，对我說：‘這是我們的火藥庫。你是站崗的，在這站着，等我來換你的班。’我說：‘好。’他又說：‘你得說老實話，說你不走。’”

“你怎么說呢？”

“我就說了：‘老實話，我不走。’”

“後來又怎么样呢？”

“後來我就站着，站着，但是他們不來了。”